

人性的契机 爱情的生路

张莉莉

——观梨园戏《董生与李氏》

中文系 2004 级艺术学硕士生 张莉莉

作为外乡人，这是我第一次到泉州，也是我第一次看闽南梨园戏。新奇与激动是不言而喻的，一路上我都琢磨着这到底是一出怎样的戏剧。

对于舞台表演艺术，我是不陌生的。大学四年，作为学校话剧社的骨干，丰富的舞台演出经历让我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舞台艺术的魅力。而今我又有幸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艺术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对各个艺术门类做了系统而全面的学习。这样算起来，我似乎应该对理解梨园戏胸有成竹。可说实话，在刚开始面对已经传唱过八百年春秋铅华的梨园戏时，我的心是忐忑的。初来福建，既不懂闽南方言，又对当地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知之甚少，虽然我知道艺术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是没有本质内容区别界限的，但我还是缺乏审视这出戏的信心。随后的演出实践证明，我多虑了。演出开始，随着故事的发展，演员引人入胜的表演，我渐入佳境，尽管从始至终我都要看显示屏幕才明白演员的唱词，但我已如一个虔诚的教徒，聆听着那渊源悠长、震撼心灵的声音。

《董生与李氏》这出戏，故事很简单，没有太多的人物牵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个主角一男一女，且男鳏女寡。俗语云：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漂亮的寡妇隔壁住着一个鳏居的书生。无论古今，在现实生活里，人们对寡妇的寡居生活是臆想连篇的，而这种臆想又是和男欢女爱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作者将李氏写成有钱员外的未亡人，且自身又年轻貌美，这似乎也是一个寡妇红杏出墙的一个重要因素。接下来，人们都在期待作者怎样将两人联系在一起，如果就像其它类似作品一样直接写秀才勾搭寡妇或是寡妇色诱秀才，未免落入俗套。作者最高明之处，也是我个人最欣赏的地方就是用一个人性的契机来成全另一桩充满人性的爱情而不是直接简单的性与色故事。

这个契机就是员外在死之前嘱托邻居董书生监视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的一举一动，以防妻子背叛他，并定期到他坟前“述职”。能做出这种决定的男人是可笑的更是可恨的。可笑在于员外以为董生名四畏，四畏者，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言，外加畏妇人，所以很放心他不会监守自盗。的确，这个董生在传统礼教的压迫下已变得麻痹老实，所有才有后两幕书生欲走还留、口是心非、丑态百出。他毕竟还是个正常的人，还是个正常的男人，实际上在员外在生的时候他已经对李氏想入非非了。而员外的可恨之处在于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员外老死却还要李氏为他的鬼魂守洁，让李氏大好青春韶华在忧怨里蹉跎而逝直至蹉跎掉生命，充分揭露了作为封建专制代表的员外的恶毒与阴险。那一纸托付表明了员外丑恶的人性，同时也成了董生与李氏发展爱情的契机。这一纸托付给了董生一个“名正言顺”的幌子去接近李氏，而作者也赋予了李氏外冷内热的性格，让她的火辣热情与书生的胆小懦弱形成鲜明对比。李氏与古代的传统妇人不同，作者赋予她一定的现代性，而梅花奖出身的女主角拿捏得十分准确，让观众在抱怨书生的不解风情之时对女主角更是喜爱有加。

剧本的另一个高潮就是在最后一幕，书生在员外鬼魂的责问下，抛开“四畏”，努力争求自己的幸福，与员外展开舌战，一声“你是鬼，不是人”的怒吼，充分表现了人性的转变，人们看到了幸福的阳光，也看到了书生要做真正人的决心。最后员外回到阴间，董生与李氏有情人终成眷属。

真的要感谢剧作家给男女主人公的人性一个释放的契机，放爱一条生路。